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類四

春秋類存目一

130
17

12
130
17

十七



1152
1330
17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九

經部二十九

春秋類四

日講春秋解義六十四卷

謹案是書為

聖祖仁皇帝經筵舊藁

世宗憲皇帝復加考論乃編次成帙說春秋者莫夥於兩

宋其為進講而作者宋史藝文志有王葆春秋講

義二卷今已散佚張九成橫浦集有春秋講義一

卷永樂大典有戴溪春秋講義三卷大抵皆演繹

新錢文
有拘那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九 經部 春秋類四

經文指陳政理與章句之學迥殊是非惟崇政邇
英奏御之體裁如是亦以統馭之柄在慎其賞罰
賞罰之要在當其功罪而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
者則莫精於春秋聖人筆削之旨實在於是也故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
以不學春秋春秋國之鑑也董仲舒推演公羊之
旨得二百三十二條作春秋決事十六篇其義蓋
有所受矣是編因宋儒進御舊體以闡發微言每
條先列左氏之事蹟而不取其浮夸次明公穀之

義例而不取其穿鑿反覆演繹大旨歸本於王道
允足明聖經之書法而探帝學之本原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

聖

聖相承鄭重分明以成此一編豈非以經世之樞要具在
斯乎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三十八卷

康熙三十八年奉

金定四庫全書經部卷二十九
敕撰初胡安國作春秋傳張栻已頗有異議朱子編南軒
集存而不刪蓋亦以栻說爲然至元延祐中復科
舉法始以安國之傳懸爲功令而有明一代因之
故元吳澄作俞皋春秋集傳序稱兼列胡氏以從
時尚明馮夢龍作春秋大全凡例稱諸儒議論儘
有勝胡傳者然業以胡傳爲宗自難竝收以亂耳
日豈非限於科律明知其誤而從之歟欽惟

聖祖仁皇帝道契天經

心符聖義於尼山筆削

洞鑒精微雖

俯念士子久誦胡傳難以驟更仍綴於三傳之末而
指授儒臣詳爲考證凡其中有乖經義者一一駁正多
所刊除至於先儒舊說世以不合胡傳擯弃弗習
者亦一一采錄表章闡明古學蓋以

聖人之德居

天子之位故能蕩滌門戶辯別是非挽數百年積重之勢
而反之於正也自時厥後能不爲胡傳所錮者如
徐庭垣之春秋管窺焦袁熹之春秋闕如編響然

竝作不可殫數袞鉞之義遂曠若三光維風維草
之效誠有自來矣臣等繕校之餘爲春秋幸并爲
天下萬世讀春秋者幸也

御纂春秋直解十五卷

乾隆二十三年奉

敕撰以十二公爲十二卷莊公僖公襄公篇頁稍繁各
析一子卷實十五卷大旨在發明尼山本義而剷
除種種迂曲之說故

賜名曰直解冠以

御製序文揭胡安國傳之傳會臆斷以明誥天下與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宗旨同符考班彪之論春秋曰平易

正直春秋之義也王充之論春秋曰公羊穀梁之
傳日月不具輒爲意使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徑
直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之心蘇軾之論春秋
曰春秋儒者本務然此書有妙用儒者罕能領會
多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
用朱子之論春秋亦曰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
事而善惡自見又曰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紀

事安有許多義例然則聖經之法戒本其間其見
聖人之勸懲亦易知易從自啖助趙匡倡為廢傳
解經之說使人人各以臆見私相揣度務為新奇
以相勝而春秋以荒自孫復倡為有貶無褒之說
說春秋者必事事求其所以貶求其所以貶而不
得則鍛鍊周內以成其罪而春秋益荒俞汝言春
秋平義序謂傳經之失不在於淺而在於深春秋
尤甚可謂片言居要矣是編恭承
訓示務斟酌情理之平以求聖經之微意凡諸家所說

穿鑿破碎者悉斥不採而筆削大義愈以炳然學
者恭讀

御纂春秋傳說彙纂以辨訂其是非復恭讀是編以融會

其精要春秋之學已更無餘蘊矣

左傳杜解補正三卷

通行本

國朝顧炎武撰炎武一名絳字甯人崑山人博極羣
書精於考證

國初稱學有根柢者以炎武為最李光地嘗為作小
傳今載榕村集中是書以杜預左傳集解時有關

失賈逵服虔之注樂遜之春秋序義今又不傳於
是博稽載籍作爲此書至邵寶左觴等書苟有合
者亦皆采輯若室如懸磬取諸國語肉謂之羹取
諸爾雅車之有輔取諸呂覽田祿其子取諸楚辭
千畝原之在晉州取諸鄭康成祏爲廟主取諸說
文石四爲鼓取諸王肅家語注祝其之爲萊蕪取
諸水經注凡此之類皆有根據其他推求文義研
究訓詁亦多得左氏之意昔隋劉炫作杜解規過
其書不傳惟散見孔穎達正義中然孔疏之例務

主一家故凡炫所規皆遭排斥一字一句無不剗
曲而杜直未協至公炎武甚重杜解而又能彌縫
其闕失可謂掃除門戶能持是非之平矣近時惠
棟作左傳補注糾正此書尤涼一條大司馬固一
條文馬百駟一條使封人慮事一條遇艮之八一
條豆區釜鍾一條然其中文馬之說究以炎武爲
是棟又摘其引古春秋左氏說但舉漢書五行志
之名又摘其禮爲鄰國闕一條用服虔之說而不
著所自案徵引佚書當以所載之書爲據棟引世

本不標史記注引京相璠土地名不標水經注正體例之疎未可反譏炎武至服虔一條當由偶忘出典棟注昭公二十九年賦晉國一鼓鐵證以王肅家語注亦明馮時可之說未標時可之名也是固不以掠美論矣

春秋稗疏二卷 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錄是編論春秋書法及儀象典制之類僅十之一而考證地理者居十之九其論書法謂閔公元年書季子仲孫

高子皆不名乃閔公幼弱聽國人之所為故從國人之尊稱然考襄公之立實止四歲昭公之出亦非一年均未聞以君不與政書事或有變文何獨閔公見存反從國人立議其論春秋書戎皆指徐戎斥杜預陳畱濟陽東有戎城之非且謂曹衛之間不應有戎證以費誓似乎近理然周之戎如今土司參錯於郡縣觀追戎濟西則去曹近而去徐遠至於凡伯聘魯歸周而戎伐之於楚丘則凡伯不涉徐方徐戎亦斷難越國安得謂曹衛之間戎不

雜居如此之類固未免失之臆斷至以鸚鵡爲寒號蟲反斥埤雅之譌以延廢爲延袤其廢亦爲穿鑿杜注陘亭在召陵南不云卽在召陵乃刪除南字而駁之尤爲文致其失然如莒人入向之向謂當從杜預在龍亢而駁水經注所引闕駟之說誤以邑名爲國名足以申杜注之義辨杞之東遷在春秋以前辨殺州吁于濮非陳地辨洮爲曹地非魯地音推小反不音他刀反辨貫字非貫字之誤辨厲卽賴國非隨縣之厲鄉辨踐土非鄭地辨翟泉周時不

在王城之內辨莒魯之間有二鄆辨仲遂所卒之垂非齊地辨次郟之郟非郟國亦非鄭地辨春秋之祝其非漢之祝其皆足以糾杜注之失據後漢郡國志謂郟在高平據括地志謂胡在郟城據漢書地理志謂重邱在平原據應劭漢書注謂陽在都陽皆足以補杜注之闕至於謂子糾爲齊襄公之子案劉瑾詩集傳通釋解何彼穠矣篇亦以桓公爲襄公子然瑾由誤記與夫之有所考辨者不謂魯襄公時頻月日食由於誤視暈珥亦足以備一解在近代說經之家尙頗有根柢其書向

未刊行故子糾之說近時梁錫璵據爲新義輦不
書族定姒非諡之說近時葉酉亦據爲新義殆皆
未見其書也

春秋平義十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俞汝言撰汝言字石吉秀水人前明諸生是書
多引舊文自立論者無幾然自宋孫復以來說春
秋者務以攻擊三傳相高求駕乎先儒之上而穿
鑿煩碎之弊日生自元延祐以後說春秋者務以
尊崇胡傳爲主求利於科舉之途而牽就附合之

弊亦遂日甚明張岐然嘗作五傳平文以糾其謬
而去取尙未能皆允汝言此書亦與岐然同意而
簡汰精密多得經意正不以多生新解爲長前有
自序謂傳經之失不在於淺而在於深春秋爲甚可
謂片言居要矣此本爲汝言手藁其中塗乙補綴
朱墨縱橫其用心勤篤至今猶可想見也朱彝尊
經義考載繆泳之言稱汝言研精經史尤熟於明
代典故嘗撰有宰相列卿年表其詩古文曰漸川
集今皆未見蓋亦好學深思之士所由與楊腹高

談者異歟

春秋四傳糾正一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國朝俞汝言撰康熙丙辰汝言春秋平義始脫藁是歲之夏復續作此書以綜括大旨相傳其晚年失明口授而成之者也書中摘列春秋三傳及胡安國傳之失隨事辨正區為六類一日尊聖而忘其僭計八條二曰執理而近於迂計十五條三曰尚異而隣於鑿計二十三條四曰臆測而近於誣計四十三條五曰稱美而失實情計八條六曰摘瑕

而傷鏗刻計六條末附春王正月辨一篇申左氏公羊孔安國鄭元之說明周正改時改月春秋正朔皆從周其中如華督奪孔父之妻齊桓因蔡姬而侵蔡史家簡策相傳必有所據即就傳文而論亦無以斷其必不然汝言皆以為臆測近誣轉未免自蹈臆測又公羊褒齊襄之復仇固為謬戾然紀侯譖齊哀公於周至於見烹則實有其事汝言乃謂語言之故不足為仇亦不甚可解至春王正月辨中謂左傳王周正月句王周二字猶漢稱皇漢

宋稱皇宋之義則不知正月正歲竝見周禮兼用夏正實亦王制故特言王周正月明非夏時無庸牽引漢宋橫生曲說又一行衛朴推驗春秋日食皆合於建寅一條汝言無以難之遂泛謂不足深據不知日月交食推朔望不推時令建子建寅食限無殊一語可明亦不必顛預其說如斯之類雖或間有小疵然六類之中大抵皆立義正大持論簡明一卷之書篇帙無幾而言言皆治春秋者之藥石亦可謂深得經意者矣

讀左日鈔十二卷補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鶴齡撰鶴齡有尚書埤傳已著錄是書採諸家之說以補正杜預春秋經傳集解之闕譌於趙汸陸粲傅遜邵寶王樵五家之書所取為多大抵集舊解者十之七出己意者十之三故以鈔名所補二卷多用顧炎武說炎武杜解補正三卷具有完帙此所採未及什一其凡例稱庚申之秋炎武自華陰寄左傳注數十則蓋是時杜解補正尙未成也鶴齡斥林堯叟音義之陋所取僅三四條持

論極允至孔穎達正義家弦戶誦久列學官斷無
讀注而不見疏者乃連篇采掇殊屬贅疣至襄九
年傳閏月當作門五日本爲杜注乃引以補杜尤
爲牀上牀矣他如於定公八年傳謂公山不狃之
意在於張公室陽虎之意不在公室但欲假公室
以制三桓爲利而已定公十二年傳則云公山不
狃叔孫輒之徒據費以畔說者謂叛季非叛魯其
說非也彼稔見三家不臣之迹尤而效之藉口於
張公室耳云云是一事而臧否頓殊又如莊公二

十二年傳引史記正義以未羊與女爲姜姓之訓
於昭九年傳又續引汪琬之說駁張守節失左氏
之指是一義而去取迥異皆未免於小疵然其中
如引鬬辛以駁伍員之復讎天經地義爲千古儒
者所未發引定公五年文公十七年二傳證公壻
池非晉侯之壻引檀弓越人弔衛將軍文子事證
秦人歸僖公成風之襖引漢書王嘉傳證屈蕩尸
之當作尸之之類亦具有考證雖瑕瑜竝陳不及
顧炎武惠棟諸家之密而薈粹衆長斷以新義於

讀左傳者要亦不為無補焉

左傳事緯十二卷附錄八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馬驥撰驥字驄御又字宛斯鄒平人順治己亥進士官淮安府推官終於靈璧縣知縣是書取左傳事類分為百有八篇篇加論斷首載晉杜預唐孔穎達序論及自作丘明小傳一卷辨例三卷圖表一卷覽左隨筆一卷名氏譜一卷左傳字奇一卷合事緯為二十卷內地輿有說無圖蓋未成也王士禎池北偶談稱其博雅嗜古尤精春秋左氏

學載所著諸書與此本竝同惟無字奇及事緯豈士禎偶未見歟三傳之中左氏親觀國史事蹟為真而褒貶則多參俗議公羊穀梁二家得自傳聞記載頗謬而義例則多有師承朱子語錄謂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穀經學理精而事謬蓋篤論也驥作是書必謂左氏義例在公穀之上是亦偏好之言然驥於左氏實能融會貫通故所論具有條理其圖表亦皆考證精詳可以知專門之學與涉獵者相去遠矣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自昔說春秋者但明義例至宋張大亨始分五禮而元吳澄因之然羸具梗概而已奇齡是書分改元卽位生子立君朝聘盟會侵伐遷滅昏覲享唁喪期祭祀蒐狩興作甲兵田賦豐凶災祥出國入國盜殺刑戮凡二十二門又總該以四例曰禮例曰事例曰文例曰義例然門例雖分而卷之先後依經爲次無割裂分隸之嫌較他家體例爲善其說以左傳爲

主閒及他家而最攻擊者莫若胡安國傳其論安國開卷說春王正月已辭窮理屈可謂確論然左傳元年春王周正月之文本以周禮正歲正月兼用夏正夏正亦屬王制故變文稱王周正月以爲建子之明文而奇齡乃讀春王爲一句周正月爲一句謂王字乃木王於春之王而非天王之王其爲乖謬殆更甚於安國又如鄭康成中庸注策簡也蔡邕獨斷亦曰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春秋正義曰大事書於策者經之所書也小事

書於簡者傳之所載也又曰大事後雖在策其初亦記於簡據此則經傳簡策竝無定名故崔杼之事稱南史氏執簡而華督之事稱名在諸侯之策其文互見奇齡乃以簡書策書爲經傳之分亦爲武斷然其書一反胡傳之深文而衡以事理多不失平允之意其義例皆有徵據而典禮尤所該洽自吳澄纂言以後說春秋者罕有倫比非其說詩說書好逞臆見者比至於喧呼叫呶則其結習所成千篇一律置之不議不論可矣

春秋簡書刊誤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是書刊正三傳經文之誤其以簡書爲名者蓋仍執其傳據策書經據簡書之說也大旨以左傳爲主而附載公穀之異文辨證其謬因胡安國傳多從穀梁併安國亦排斥之其舍左氏而從公羊者惟襄公十四年衛侯衎出奔齊一條耳考左傳雖晚出而其文實竹帛相傳公穀雖先立於學官而其初皆經師口授或記憶之失真或方音之遞轉勢所必然不足爲怪奇齡所考正者

如會袞不當有齊侯單伯送王姬不應作逆齊人
來歸衛俘據書序知俘卽是寶非經傳有異公伐
齊納子糾不應無子字齊人殲于遂不應作濊曹
羈出奔陳赤歸于曹與鄭忽出奔衛突歸于鄭同
例會洮不應有鄭世子華欒書救鄭不應作侵鄭
召公來錫公命不應作賜命襄公五年救陳不應
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會號之衛齊惡不應作石
惡齊欒施不應作晉欒施叔孫婁不應名舍公會
齊侯盟于黃不應作晉侯衛趙陽不應作晉趙陽

皆極精核至於經書冬宋人取長葛傳乃作秋但
知經傳不符而不知宋以先王之後用商正取以
建酉之月則此冬而彼猶秋實與晉用夏正經傳
皆差兩月一例又衛師入邾公羊邾作盛遂詆其
宋將作送衛將作彗不知穆天子傳所載盛姬卽
邾國之女考古圖許或作鄒魯或作鹵俱勒諸鐘
鼎斷非譌寫古字異文如斯者衆未可盡以今文
繩之又謂昔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昔字訓夜
雖見列子然不應一作昔又一作夜不知列子稱

夜則昏憊而熟寐昔昔夢爲國君又稱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正昔夜二字竝用又謂皋陶可作咎由由於音同西乞術不可作西乞遂由於音異是以後世之平仄律古人之轉音不知檀弓以木爲彌牟戰國策以包胥爲勃蘇者不一而足也如斯之類特以偏主一家曲加排斥均爲未得其平甚至於作於饗作享經傳處處通用於公穀亦縷摘之益瑣屑矣然其可取者多瑕究不掩其瑜也

春秋屬辭比事記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作春秋傳分義例爲二十二門而其書則仍從經文十二公之序此乃分門隸事如沈棐趙汸之體條理頗爲明晰考據亦多精核蓋奇齡長於辨禮春秋據禮立制而是書據禮以斷春秋宜其秩然有紀也至周禮一書與左傳多不相合蓋周禮爲王制而左傳則皆諸侯之事周禮爲初制而左傳則皆數百年變革之餘強相牽附徒滋糾結奇齡獨就經說經不相繳繞尤爲特

識矣是書為奇齡門人所編云本十卷朱彝尊經義考惟載六卷且云未見此本於二十二門之中僅得七門而侵伐一門尚未及半蓋編次未竟之本雖非完書核其體要轉勝所作春秋傳也

春秋地名考略十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高士奇撰士奇字澹人居於平湖以諸生薦直

內廷授中書舍人改翰林院侍講官至內閣學士是編乃康熙乙丑士奇奉

敕撰春秋講義因考訂地理併成是書奏

進據閻若璩潛邱劄記稱秀水徐勝敬可為人作左傳地名訖問余成公二年鞏之戰云云則實士奇倩勝代作也其書以春秋經傳地名分國編次皆先列國都次及諸邑每地名之下皆先列經文傳文及杜預注而復博引諸書考究其異同砭正其疎舛頗為精核惟時有貪多炫博轉致瑣屑者如魯莊公築臺臨黨氏遂立黨氏臺一條殊於地理無關又如晉以先茅之縣賞胥臣遂立先茅之縣一條

既不能指爲何地但稱猶云蘇忿生之田則亦安
貴於考耶是則過求詳備之失也

春秋管窺十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徐庭垣撰據浙江遺書總錄庭垣秀水人官新
昌縣縣丞然不言書成於何時前有庭垣自序亦
無年月案庭垣爲朱彝尊同縣人而彝尊經義考
不載是書則在彝尊以後矣自宋以來說春秋者
尊聖人而不知所以尊遂以貶黜天王改易正朔舉
天下干名犯義之事皆誣稱爲孔子之特筆而不

知已亂名教之大防庭垣自序駁諸儒之失有曰
世但知推尊聖人而不知孔子當日固一魯大夫
也於周天子則其大君於魯公則其本國之君於
列國諸侯則俱周天子所封建與魯君竝尊者也
身爲人臣作私書以賞罰王侯君公此犯上作亂
之爲而謂聖人宥爲之乎如謂所誅絕者非在位
之王公豈先王先公遂可得而誅之乎昌言無忌
禍之招也縱曰深藏其書不輕示人然聖人者不
欺屋漏明知犯上千禁而故作之又深匿之以圖

幸免亦必無之事矣舉世襲先儒之論而不究其非藉有妄人亦曰我欲法春秋也亦削天子位號黜當代公卿其將何辭以過之云云其持論最爲正大又自述注釋之例曰以左傳之事實質經以經之異同辨例於公羊穀梁二傳及諸儒論釋其合於義例先後無悖者不復置議如其曲說偏斷理有窒碍則據經文先後以駁正之云云其立義亦爲明坦其中如桓不書王之類聞亦偶沿舊說然其大旨醇正多得經意與焦袁熹之闕如編其

識皆在啖趙諸儒之上正未可貴遠而賤近也舊帙蠹蝕字句間有殘闕無別本可以校補然大旨宏綱炳然無損正不以一二斷簡廢之矣

三傳折諸四十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尙瑗撰尙瑗字宏遠一字損持吳江人康熙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散館外補興國縣知縣尙瑗初從朱鶴齡遊講春秋之學鶴齡作讀左日鈔尙瑗亦作讀三傳隨筆積累既久卷帙遂夥乃排纂而成是書曰折諸者取揚雄羣言淆亂折諸聖之

語也凡左傳三十卷公羊穀梁各七卷而用力於左傳尤多如卷首所列郊禘五嶽考地名同考名諡同考名姓世表諸篇皆引據典核可資考證惟其書貪多務得細大不捐每摭摭漢魏以下史事與傳文相證往往支離曼衍如因衛懿公好鶴遂涉及唐元宗舞馬之類不一而足與經義或渺不相關殊為蕪雜然取材既廣儲蓄遂宏先儒訓詁之遺經師授受之奧微言大義亦多錯見於其中所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固未可以其糠粃遂盡

棄其精英且春秋一經說者至夥自孫復劉敞之徒倡言廢傳後人沿其流派遂不究事實而臆斷是非胡安國傳自延祐以來懸為功令而僖公十七年之滅項乃誤歸獄於季孫由議論多而考證少也尙瑗是書雖未能刊削浮文頗乖體要而蒐羅薈粹猶為撫實之言過而存之視虛談褒貶者固勝之遠矣

春秋闕如編八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焦袁熹撰袁熹字廣期金山人康熙丙子舉人

是編為袁熹未成之書僅及成公八年而止每卷有袁熹名印蓋猶其藁本前有其孫鍾璜跋亦當時手跡也自穀梁發常事不書之例孫復衍有貶無褒之文後代承流轉相摹仿務以刻酷為經義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上至天王下至列國無一人得免於彈刺遂使游夏贊之而不能者申韓為之而有餘流弊所極乃有貶及天道者呂柟春秋說志謂書季孫意如卒所以見天道之左春秋於是乎亂矣袁熹是書獨酌情理之平立褒貶之準謹持大義而刊削煩苛如隱

公盟蔑諸家皆曰惡私盟袁熹則謂繼好息民猶愈於相虞相詐至七年伐邾事由後起不容逆料而加貶辭又謂會潛之戎本雜處中國修好息民亦衰世之常事褒貶俱無可加謂無駭之書名若後世帝室之胄不繫以姓非貶而去之謂書齊侯弟年見齊之重我使其親貴非譏過寵其弟謂書螟為蟲傷苗稼即當畱意補助不以此一事便為惡如此之類數十條皆一洗曲說至於武氏子求購乃魯不共命天王詰責豈敢反譏天王家父求

車乃天子責貢賦有闕經婉其文曰求車不應舍其下責其上尤大義凜然非陋儒所及未附讀春秋數條論即位或書或不書四時或備或不備有史所本無有傳寫脫佚非聖人增減於其間亦足破穿鑿之說近代說春秋者當以此書為最雖編輯未終而義例已備於經學深為有裨非其經說諸書出於門人雜錄者比也

春秋宗朱辨義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自超撰自超字彝歎高澹人康熙癸未進士

未仕而卒江南通志列之儒林傳中是書大意本朱子據事直書之旨不為隱深阻晦之說惟就經文前後參觀以求其義不可知者則闕之篇首總論二十條頗得比事屬辭之旨其中如單伯逆王姬則從王氏之說以為魯之大夫於秦獲晉侯辨所以不書名之故於宋師敗績辨所以不書公之故於司馬華孫來盟辨胡傳義不係平名之說於盟宋罪趙武之致弱於楚公子比公子棄疾弒立書法見春秋微顯之義於齊殺高厚謂非說晉而

於衛人立晉一條尤得春秋深意雖以宗朱為名而參求經傳務求心得實非南宋以來穿鑿附會之說後方苞作春秋通論多取材此書近時解春秋者焦袁熹春秋闕如編外此亦其亞矣

春秋通論四卷

江蘇巡撫探進本

國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注已著錄是編本孟子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意貫穿全經按所屬之辭合其所比之事辯其孰為舊文孰為筆削分類排比為篇四十每篇之內又各以類從凡分章九

十有九考筆削之跡自古無徵公羊傳曰不修春秋曰實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原本改本竝存者此一條耳左傳甯殖曰載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經文則曰衛侯衎出奔齊其為聖人所改與否已不可定至左傳稱仲尼謂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書曰天王狩於河陽則但有改本不知原本為何語矣故黃澤曰春秋所以難看乃是失却不修春秋若有不修春秋互相比證則史官記載仲尼所以筆削者正自顯然

易見是自昔通儒已以不見魯史無從辭別為憾
苞乃於二千餘載之後據文臆斷知其孰為原書
孰為聖筆如親見尼山之操觚此其說未足為信
惟其掃公穀穿鑿之談滌孫胡鍤薄之見息心靜
氣以經求經多有協於情理之平則實非俗儒所
可及譬諸前脩其吳澄之流亞歟

春秋長歷十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陳厚耀撰厚耀字泗源泰州人康熙丙戌進士
官蘇州府教授以通算入直

內廷改授檢討終右諭德是書補杜預長歷而作原
本不分卷帙今約略篇頁釐為十卷其凡有四一曰歷
證備引漢書續漢書晉書隋書唐書宋史元史左傳注
疏春秋屬辭天元歷理朱載堉歷法新書諸說以證推
步之異其引春秋屬辭載杜預論日月差謬一條為注
疏所無又引大衍歷義春秋歷考一條亦唐志所未
錄尤足以資考證二曰古歷以古法十九年為一
章一章之首推合周歷正月朔日冬至前列算法
後以春秋十二公紀年橫列為四章縱列十二公

積而成表以求歷元三曰歷編舉春秋二百四十
二年一一推其朔閏及月之大小而以經傳干支
爲證佐皆述杜預之說而考辨之四曰歷存以古
歷推隱公元年正月庚戌朔杜氏長歷則爲辛巳
朔乃古歷所推之上年十二月朔謂元年之前失
一閏蓋以經傳干支排次知之厚耀則謂如預之
說元年至七年中書日者雖多不失而與二年八
月之庚辰三年十二月之庚戌四年二月之戊申
又不能合且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朔日食桓公三

年七月壬辰朔日食亦皆失之蓋隱公元年以前
非失一閏乃多一閏因退一月就之定隱公元年
正月爲庚辰朔較長歷實退兩月推至僖公五年
止以下朔閏因一一與杜歷相符故不復續載焉
杜預書惟以干支遞排而以閏月小建爲之遷就
厚耀明於歷法故所推較預爲密蓋非惟補其闕
佚竝能正其譌舛於考證之學極爲有裨治春秋
者固不可少此編矣

春秋世族譜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類四

五

國朝陳厚耀撰春秋之世自王朝以迄諸侯大夫得姓受氏各有源流其人之見於經傳者不可殫數漢宋衷有世本四卷唐代尙傳今惟孔氏正義中偶載其文而書則久佚隋書經籍志有春秋左氏諸大夫世譜十三卷不知何人所撰今亦無存杜預作春秋釋例中有世族譜一篇具載其世系昭穆之詳而自宋以來湮沒不見今恭遇

聖朝表章遺籍釋例一書得於永樂大典中裒輯叢殘復爲完帙獨世族譜僅存數條仍不免於闕略厚

耀當時既未覩釋例原本因據孔氏正義旁參他書作此以補之其體皆仿旁行斜上之例首周世次圖而以周之卿大夫附後次魯次晉次衛次鄭次齊次宋次楚次秦次陳次蔡次曹次莒次杞次滕次許次邾次吳次越次小國諸侯皆先敘其君之世系而附以卿大夫其偶見經傳而無世次可稽如周之凡伯南季魯之衆仲秦子之類則別曰雜姓氏名號另爲一篇附卿大夫世系之後搜採頗爲該洽近時顧棟高作春秋大事表有世系表二

卷其義例與此相近而考證互有異同如周卿大夫之周公忌父召莊公諸人此書徵引不及顧本之備又脫漏王叔氏世系不載亦爲遜於顧本然顧氏於有世系者敘次較詳其無可考者概闕而不錄此書則於經傳所載之人祇稱官爵及字者悉臚採無遺實爲顧本所未及讀春秋者以此二書互相考證則春秋氏族之學幾乎備矣

半農春秋說十五卷

內府藏本

國朝惠士奇撰士奇有半農易說已著錄士奇父周

惕長於說經力追漢儒之學士奇承其家傳考證益密於三禮核辨尤精是書以禮爲綱而緯以春秋之事比類相從約取三傳附於下亦閒以史記諸書佐之大抵事實多據左氏而論斷多採公穀每條之下多附辨諸儒之說每類之後又各以己意爲總論大致出於宋張大亨春秋五禮例宗沈秉春秋比事而不立門目不設凡例其引據證佐則尤較二家爲典核雖其中災異之類反復辨詰務申董仲舒春秋陰陽劉向劉歆洪範五行之說

未免過信漢儒物而不化然全書言必據典論必持平所謂元元本本之學非孫復等之枵腹而談亦非葉夢得等之恃博而辨也

春秋大事表五十卷輿圖一卷附錄一卷

兩江總督探進本

國朝顧棟高撰棟高有尚書質疑已著錄是書以春秋列國諸事比而為表曰時令曰朔閏曰長歷拾遺曰疆域曰爵姓存滅曰列國地理犬牙相錯曰都邑曰山川曰險要曰官制曰姓氏曰世系曰刑賞曰田賦曰吉禮曰凶禮曰賓禮曰軍禮曰嘉禮

曰王迹拾遺曰魯政下逮曰晉中軍曰楚令尹曰宋執政曰鄭執政曰爭盟曰交兵曰城築曰四裔曰天文曰五行曰三傳異同曰闕文曰吞滅曰亂賊曰兵謀曰引據曰杜注正譌曰人物曰列女其險要表後附以地形口號五禮表後附以五禮源流口號輿圖則用朱字墨字以分別古今地名附錄則皆諸表序并表中所未及者又為辨論以訂舊說之譌凡百三十一篇考宋程公說作春秋分紀以傳文類聚區分極為精密刊版久佚鈔本流

傳亦罕棟高蓋未見其書故體例之閒往往互相出入又表之爲體昉於周譜旁行斜上經緯成文使參錯者歸於條貫若其首尾一事可以循次而書者原可無庸立表棟高事事表之亦未免繁碎至參以七言歌括於著書之體亦乖然條理詳明考證典核較公說書實爲過之其辨論諸篇皆引據博洽議論精確多發前人所未發亦非公說所可及其朔閏一表用杜預隱公元年正月起辛巳朔之說與陳厚耀所推長歷退一閏者不合蓋厚

耀之書棟高亦未之見故稍有異同云

春秋識小錄九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程廷祚撰廷祚有大易擇言已著錄是書凡春秋職官考略三卷春秋地名辨異三卷左傳人名辨異三卷其考職官首爲數國共有之官次爲一國自有之官皆分列排纂凡與周禮異同者一一根據注疏爲之辨證頗爲精核末爲晉軍政始末表序晉軍八變之制而詳列其將佐之名又以御戎戎右附表於後亦皆整密惟置諸國而獨詳晉

則未知其例云何也其考地名首為地同而名異次為地異而名同末為晉書地理志證今以杜預注左傳皆用晉代地名故也其辨人名自一人二名以逮一人八名者皆彙列而分注之大致與春秋名號歸一圖互相出入而較為簡明雖似與經義無關然讀經讀傳者往往因官名地名人名之舛異於當日之事迹不能融會貫通因於聖人之褒貶不能推求詳盡如胡安國之誤執季孫橫生異論毛奇齡之附會尹氏牽合正經者蓋有之矣

則廷祚是書固讀春秋家所當知也

左傳補注六卷

桂林府同知李文藻刊本

國朝惠棟撰棟有周易述已著錄是書皆援引舊訓以補杜預左傳集解之遺本所作九經古義之一以先出別行故九經古義刊本虛列其目而無書目作四卷此本實六卷則後又有所增益也其中最典確者如隱五年則公不射引周禮射人祭祀則贊射牲司弓矢供射牲之弓矢及國語倚相之言證芻引射蛟之誤

案此朱子之說非杜注也蓋因補杜而類及之莊公

十四年繩息媯引呂覽周公作詩以繩文王之德及表記鄭注譽繩也證杜訓譽之由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引周書糴匡解年儉穀不足君親巡方卿告糴證爲古禮僖五年虞不臘矣引太平御覽舊注及風俗通月令章句證臘不始秦十年七輿大夫引王肅詩傳證七當作五二十二年大司馬固諫曰引晉語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證固爲人名二十七年夏書曰引墨子明鬼篇證尙書但有夏書商書周書本無虞書文十

八年在九刑不忘引周書嘗麥解證爲刑書九篇宣二年以視于朝引毛詩鹿鳴箋儀禮士昏禮注證視爲正字郭忠恕作示爲誤三年不逢不若引郭璞爾雅注作禁禦不若證以杜注逢字在下文知今本譌寫六年以盈其貫引韓非子以我滿貫證貫字成十六年徹七札焉引呂覽愛士篇證鄭康成一甲七札之說襄二十三年娶于鑄引樂記鄭注證鑄卽祝國又踞轉而鼓琴引許慎淮南子注證轉卽軫二十五年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引

周書常訓解證不出古文蔡仲之命二十七年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引墨子辭過篇證無妻曰寡昭元年具五獻之籩豆于幕下引禮記正義證杜注五獻之誤十五年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引墨子公孟非儒二篇證妻喪三年爲春秋末造之禮二十六年鑿而乘於他車引說文證鑿誤作鑿哀二十五年鞮而登席引少儀證燕必解鞮皆根據昭然不同臆揣至文二年廢六關引公羊傳注證廢訓置則是又引韋昭國語注證置訓廢則非蓋置

有二義一爲建置之置公羊注所言是也一爲棄置之置國語注所言是也此猶亂可訓治而亂離瘼矣不可訓治臭可訓香而逐臭之夫不可訓香古之設關在譏而不在征臧文仲廢六關以博寬大之譽而使姦宄莫詰陰以厲民故誅其心而謂之不仁棟但執反覆旁通之義殊爲偏駁又文十三年其處者爲劉氏孔穎達疏明言漢儒加此一句則爲劉字無疑而必謂原作留字漢儒改爲卯金刀宣二年文馬百駟當以邱光庭兼明書所辨

爲是而必引說文畫馬之訓襄十七年澤門之誓
謂古皋澤字通又謂諸侯有皋門其說固是然邑
中澤門各指所居皋門非所居之地也二十一年
公姑姊既謂注疏皆非斷爲同宗之女然於姑可
解於姊終無解也二十五年執簡以往引服虔說
一簡八字證太史書崔杼事亦八字殊嫌牽合三
十年亥有二首六身卽指爲孟子之亥唐尤爲附
會昭七年余敢忘高園亞園引竹書紀年補杜預
之闕不知汲郡古文預所目睹預既不引知原書

必無此文未可以後來僞本證其疏漏案書中屢引竹書紀

年蓋未及詳考今本之僞至於二十一年鄭翩願爲鶴引陸佃

埤雅之雜說案鶴井出酉陽雜俎非始於佃哀六年無疾而死引

汲冢瑣語之野談十二年效夷言謂春秋時已重

吳音不始於晉更非注經之體矣他如公卽位之

位必欲從古經作立屢豐年之屢必欲從說文作

婁亦皆徒駭耳目不可施行蓋其長在博其短亦

在於嗜博其長在古其短亦在於泥古也

春秋左氏傳小疏一卷 江蘇巡撫探進本

國朝沈彤撰彤有尙書小疏已著錄是編以趙汭顧
炎武所補左傳杜注爲未盡更爲訂正其中得失
互見如襄公二十六年傳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
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彤謂
八邑六邑其數少乃司勳所云賞地非采邑之加
田疏亦誤今考司勳曰凡頒賞地參之一食惟加
田無國正注曰加田旣賞之又加賜以田所以厚
恩也據此則是特以賞田有所未盡更加以賞未
有賞田反少加田反多者今彤謂八邑六邑爲數

少當是賞地則加田爲數當多矣與周禮殊爲未
合蓋彤著周官祿田考誤以大司徒注小都大都旁
加之數卽爲司勳之加田故今以子展子產皆國
卿若受加田則約得小都旁加四里傳云八邑者
據注不過三十二井云六邑者不過二十四井故
疑其數少非加田其實皆不然也又如文公元年
傳歸餘于終彤謂積氣朔餘日以置閏在四季月
故曰歸餘於終經傳所書閏月皆不得其正惟昭
公二十年閏八月於夏時適爲閏六月偶合耳今

考昭公二十年書春王正月傳曰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杜注謂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時史失閏更在二月後故經因史而書正月傳更具於二月疏謂歷之正法往年十二月後宜置閏月卽此年正月當是往年閏月此年二月乃是正月時史於往年錯不置閏閏更在二月之後傳於八月之下乃云閏月戊辰殺宣姜是也注不言在八月後者以正月之前當置閏二月之後卽不可也據此則是年八月置閏正史官之失形反以爲

偶合亦非也至如襄公二十二年傳令倍其賦孔疏謂賞地之稅三分王食其一二入於王臣此采邑貢王之數然則諸侯之臣受采地者亦當三分之一歸於公言重倍其賦當以三分而二入公今考采邑貢王大司徒注曰采地食者皆四之一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于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于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于王其賞地貢王則孔疏所引司勳注三分計稅王食其一是也然則采地賞地貢

數顯異今孔疏於侯國采地之賦不計四分之一而計三分之一是誤以賞地爲采地矣彤辨正其非足闢相沿之謬又如襄公二十五年傳賦車兵徒兵杜注云車兵甲士孔疏云知非兵器者上云數甲兵下云甲楯之數故知此謂人也顧炎武謂執兵者之稱兵自秦始三代以上無之凡杜之以士卒解兵者皆非彤引隱公五年傳諸侯之師敗鄭徒兵襄公元年傳敗其徒兵于洧上云徒兵則不得謂非士卒矣亦可以補正顧氏之失雖未完

之書錄而存之於讀左傳者亦有所裨也

春秋地理考實四卷

安徽巡撫探進本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是編所列春秋山川國邑地名悉從經傳之次凡杜預以下舊說已得者仍之其未得者始加辨證皆確指今爲何地俾學者按現在之輿圖卽可以驗當時列國之疆域及會盟侵伐之迹悉得其方向道里意主簡明不事旁摭遠引故名曰考實於名同地異注家牽合混淆者辨證尤詳如謂隱公元年傳費

伯帥師城郎其地在今廢魚臺縣去曲阜二百里許而九年經書城郎及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莊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者別爲魯近郊地名則公羊傳所謂吾近邑左傳記公子偃自雩門出先犯宋師與哀十一年師及齊師戰于郊檀弓作戰于郎者皆無疑矣僖公三十年傳燭之武見秦伯曰許君焦瑕杜預以焦瑕爲晉河外列城二邑與傳所云晉惠公賂秦以河外列城之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者不合永則謂之武

所言乃于河外列城舉焦于內及解梁城者舉瑕以該所許之邑引水經注云涑水西逕郟城又西南逕解縣故城南解梁卽斯城也又西南逕瑕城晉大夫詹嘉之故邑也云云且考定郟城在解故城東北二十四里瑕城在解西南五里二地相距三十里許杜預於成公六年絳大夫言郟瑕氏之地沃饒近監合郟瑕爲一於僖公十五年瑕呂節甥以瑕呂爲姓皆失之其訂譌補闕多有可取雖卷帙不及高士奇春秋左傳地名考之富而精核

則較勝之矣

三正考二卷

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吳鼎撰。有易象約言已著錄。春秋以周正紀時。原無疑義。唐劉知幾始有春秋用夏正之說。至宋儒泥行夏之時。一言遂是非。蠡起元李濂著夏周正辨疑。明張以甯著春王正月考。而經義始明。竊復取兩家之說。節其繁冗。益以近儒所論補所未備。駁胡氏蔡氏改月不改時及諸儒時月俱不改之說。以明左氏王周正月之旨。辨證極有根據。

其中三正通於民俗一條。所引陳廷敬蔡德晉諸說。於三代諸書所紀年月。差互之處。一一剖其所以然。更足以破疑似之見。雖篇帙無多。而引證詳明。判數百年紛紜轆轤之論於經學。亦為有功矣。

春秋究遺十六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葉酉撰。酉有詩經拾遺已著錄。是編多宗其師方苞春秋通論。而亦稍有從違。其曰究遺者。蓋用韓愈贈盧仝詩。春秋三傳。東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語也。於胡傳苛刻之說。及公穀附會之例。芟除

殆盡於左氏亦多所糾正乃往往并其事迹疑之如開卷之仲子謂惠公違禮再娶以嫡禮聘之可也西必據此謂諸侯可再娶則衛莊公於莊姜見在復娶於陳陳之厲嬀有姊戴嬀其正名爲嫡可知亦將據以爲諸侯之禮可竝建兩嫡乎郎之戰距桓公之立已十年西乃謂三國來討弑隱公之罪左傳周班後鄭之說爲誣鄆季姬之事左氏以爲歸甯見止於事理稍近公羊以爲使自擇配已屬難據西乃斷爲季姬已許鄆子而僖公悔婚故

季姬義不改適私會鄆子天子狩于河陽左氏所傳必有所受此正筆削之微旨而西以爲周王欲省諸侯殷見之費自往就之所傳仲尼之言不可信皆未免鑿空文公十二年之子叔姬與十四年之子叔姬西以爲孿生之女已屬臆度又以齊人所執之子叔姬爲舍之妻傳誤以爲舍之母又以宣公五年齊高固所娶之子叔姬卽以妻舍之子叔姬竝非兩人輾轉牽合總以叔之一字不容有兩生義不知女笄而字不過伯仲叔季四文益以

庶長之孟亦不過五設生六女何以字之是知未
并以前用名為別既并而字字不妨複因此而駁
傳文未免橫生枝節莒人滅郕傳言恃賂西以為
襄公五年郕已不屬魯傳為失實而下文季孫宿
如晉又用傳晉以郕故來討曰何故亡郕之語使
郕不屬魯其亡與魯何關亦為矛盾他如王不稱
天桓無王之說因仍舊文不能改正而以趙岐孟
子注曹交曹君之弟語證左傳哀公八年宋人滅
曹之誤更為倒置然大致準情度理得經意者為

多其凡例中所謂變例特文隱文闕文之說亦較
諸家之例為有條理他若據漢地理志辨戎伐凡
伯之楚丘非衛地據史記夷姜為衛宣夫人非烝
父妾據宣公三年經書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
卜牛牛死乃不郊辨魯不止僭祈穀之郊若斯之
類亦時有考證統核全書瑕固不掩其瑜也

春秋隨筆二卷

洗馬劉權之家藏本

國朝顧奎光撰奎光字星五無錫人乾隆乙丑進士
官瀘溪縣知縣是編不載經文但偶有所得則錄

之故名隨筆其中如桓公會稷以成宋亂成自訓
平其下取鼎納廟之事所謂美始而惡終也而奎
光取劉敞之說以爲成就其亂春秋諱國惡二百
四十二年無此徑遂之筆也公子翬之寵自以翼
戴之故華氏之立自以賂故兩不相謀而奎光謂
立華氏爲翬之私華氏立而翬遂命爲公子夫國
君樹其私人豈必援鄰國之例不立華氏翬將終
身不命乎鄭滅虢檜晉滅魏霍其事舊矣而奎光
謂滅國自齊桓始何不考也紀叔姬歸於鄫自重

叔姬之節而奎光謂以鄫存紀是牽陳滅書陳災
之傳莊公之娶哀姜奎光謂因其色美已爲臆度
之詞而又謂莊公未聞好色彼築臺以臨黨氏割
臂以盟孟任非好色之明證歟公子友敗莒于鄆
奎光以爲與翬帥師慶父帥師其專相等此無論
莒人責賂而來居於必應之勢非出軍疆外者比
且核以傳文絕無專行之證何所據而斷非君命
也子卒不書弒自與隱公不書弒一例而奎光以
爲史臣之曲筆豈春秋亦曲筆乎敬嬴而不克葬

自是適值其時公羊以為咎徵已出附會而奎光乃借以明天道豈弑逆者葬必遇雨耶且春秋以褒貶為賞罰不以果報為勸戒此非經義也如斯之類瑕類蓋所不免然如謂春秋例從義起非義從例生謂春秋有達例有特筆然亦須理會大處不可苛細繳繞謂春秋時天子僅守府方伯亦失職說者乃於小國見伐責其不告不足以服其心謂春秋將以治世之無王者而胡氏於宰咺歸鼎則曰貶而書名於榮叔歸含及贈則曰王不稱天

如此則無王自春秋始矣謂說春秋者自相矛盾既云為賢者諱又曰責賢者備既曰隱公為攝又曰桓公為篡何者為是皆深中春秋家苛刻迂謬之弊故其所論多能得筆削之旨奎光嘗撰然疑錄所載說春秋諸條與此相同其為先有此本又編於然疑錄中或先載錄中又摘出別為此本均不可考然然疑錄頗為瑣雜論其菁華則已盡此兩卷中矣

附錄

春秋繁露十七卷

永樂大典本

漢董仲舒撰繁或作蕃蓋古字相通其立名之義不可解中興館閣書目謂繁露冕之所垂有聯貫之象春秋比事屬辭立名或取諸此亦以意爲說也其書發揮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陰陽五行考仲舒本傳蕃露玉杯竹林皆所著書名而今本玉杯竹林乃在此書之中故崇文總目頗疑之而程大昌攻之尤力今觀其文雖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極理要之言非後人所能依託也是

書宋代已有四本多寡不同至樓鑰所校乃爲定本鑰本原闕三篇明人重刻又闕第五十五篇及第五十六篇首三百九十八字第七十五篇中一百七十九字第四十八篇中二十四字又第二十五篇顛倒一頁遂不可讀其餘譌脫不可勝舉蓋海內藏書之家不見完本三四百年於茲矣今以永樂大典所存樓鑰本詳爲勘訂凡補一千一百二十一字刪一百二十一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九字神明煥然頓還舊笈雖曰習見之書實則絕

無僅有之本也倘非幸遇

聖朝右文稽古使已湮舊籍復發幽光則此十七卷者
竟終沈於蠹簡中矣豈非萬世一遇哉

案春秋繁露雖頗本春秋以立論而無關經
義者多實尚書大傳詩外傳之類向來列之
經解中非其實也今亦置之於附錄

右春秋類一百十四部一千八百三十八卷附錄一
部十七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春秋三傳互有短長世以范甯所論爲允

甯實未究其所以然也左氏說經所謂君子
曰者往往不甚得經意然其失也不過膚淺
而已公羊穀梁二家鈎棘月日以爲例辨別
名字以爲褒貶乃或至穿鑿而難通三家皆
源出聖門何其所見之異哉左氏親見國史
古人之始末具存故據事而言卽其識有不
逮者亦不至大有所出入公羊穀梁則前後
經師遞相附益推尋於字句之間故憑心而
斷各徇其意見之所偏也然則徵實迹者其

失小騁虛論者其失大矣後來諸家之是非均持此斷之可也至於左氏文章號為富豔殘膏賸馥沾漑無窮章冲聯合其始終徐晉卿排比其對偶後人接踵編纂日多而概乎無預於經義則又非所貴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九

番禺張錫麟初校
番禺劉昌齡覆校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

經部三十

春秋類存目一

左傳節文十五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舊本題宋歐陽修編明萬歷中刊版也取左傳之文略為刪削每篇之首分標敘事議論詞令諸目又標神品能品真品具品妙品諸名及章法句法字法諸字前有慶歷五年修自序序中稱胡安國春秋傳及真德秀文章正宗是不足與辨矣

春秋道統二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是書僅分上下二卷而鈔本細字乃八巨冊不著
撰人名氏惟冠以乾道八年晉江傅伯成序稱爲
元祐閒春秋博士劉絢質夫所作者陳振孫書錄
解題載劉絢春秋傳無道統二字之名文獻通考
作十二卷玉海作五卷與二卷之數亦不合又振
孫稱所解明正簡切而此本竝無解經之語止鈔
撮左氏傳閒及公穀國語及略採諸家一二條且
不特傳文多所刪節卽經文亦止摘錄一二字如

明代坊本之標題宋人經說亦無此例序中以何
休學連爲人名其陋已極又稱後之有功於春秋
者有杜預林堯叟林堯叟乃在南宋中年伯成此
序作於南宋之初何由得見且杜林合注是明末
坊閒所刻伯成又何由以杜林竝稱乎又伯成慶
元初爲太府丞寶慶初始加龍圖閣學士此序旣
曰乾道八年壬辰是時伯成方舉進士何得先以
龍圖閣學士結銜譌種種不可殫述僞書之拙
無過是矣其卷首收藏諸印亦一手僞造不足信

也

左氏君子例一卷詩如例一卷詩補遺一卷內府藏本

宋李石撰石有方舟易學已著錄左氏春秋傳多

有君子曰字林栗指為劉歆所加其說無據案栗說見

經義考石則以為左氏傳有所謂君子曰者又有

稱仲尼孔子曰者皆示後學以褒貶大法聖人作

經之意義因錄為例凡君子七十三條而以聖語

三十二條附之皆無所發明又以左傳引詩不皆

與今說詩者同因取所載一篇一句悉哀集而闡

論之以斷合於斷章取義之旨凡一百六十八條

名曰詩如例復采左傳所載箴詞歌謠三十八事

名曰詩補遺於經義悉無大裨益特當南北宋間

正說春秋者培擊二傳之時而石獨篤志古學為足

尚耳舊載方舟集中石門人劉伯熊合為一編題曰

左氏諸例實非石之舊名今仍各標本目其文則

與方舟易學仍歸諸方舟集中不更錄焉

春秋通論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曰宋人撰不著名氏諸家書目亦不著錄

其書統論周及列國大勢推其興廢之由周及魯
齊晉宋衛鄭楚秦各爲一篇吳越共爲一篇皆摭
拾舊文爲事後成敗之論每句隸事而各引傳以
爲之注其言膚淺無所發明

春秋握奇圖一卷

永樂大典本

金利鑾孫撰鑾孫字士貴盱江人前有自序稱握
奇圖者春秋家之學也二百四十二年而該之萬
八千言編年以爲經而列五伯內外諸侯以緯之
縱取則年與事類衡切則國之本末具在乃各敘

事略於其後一覽而思過半矣云云據其所言則
此書所重在於年表今年表散佚祇存其論已非
鑾孫著書之本旨不足取矣

春秋左傳句解二十五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元朱申撰申有周禮句解已著錄是書惟解左傳
不參以經文蓋猶用杜預以前之本其一事而始
末別見者各附注本文之下端委亦詳惟傳文頗
有刪節是其所短如隱公之首刪惠公元妃孟子
一節則隱桓兄弟之故何自而明哉

春秋經疑問對二卷

永樂大典本

元黃復祖撰復祖字仲篴廬陵人元史仁宗皇慶三年復科舉法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經義一道各治一經元統以後少變程式易漢人南人第一場四書為本經復祖序云至正辛巳大科載復有經疑之條即元史志所謂變程式之時也其書以經傳之事同辭異者求其常變察其詳略以經覈傳以傳考經以待學子之問蓋亦比事屬辭之遺意其旨

則專為場屋進取而作故議論多而義理則疎焉

春秋合題著說三卷

永樂大典本

元楊維禎撰維禎字廉夫號鐵崖山陰人泰定四年進士初署天台尹改錢清場鹽司令轉建德總管府推官擢江西儒學提舉未及上而兵亂遂不復仕放浪於詩酒歌舞之間明初命修禮樂書旋以老病辭歸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案宋禮部貢舉條式崇甯貢舉令春秋義題聽於三傳解經處出靖康元年改止用正經出題紹興五年禮部議春秋

正經詞語簡約比之五經爲略問目所在易於周
徧往往州郡問目重複甚多每遇程文鮮不相犯
請仍聽於三傳解經處相兼出題元史選舉志所
載延祐條例不言春秋出題之法以維楨是書考
之蓋亦以經文易複改爲合題明制春秋合題之
法蓋沿元舊也維楨自序曰春秋正變無定例故
關合無定題筆削有微旨故會通有微意初學者
不知通活法以求義場屋中往往不得有司之意
今以當合題凡若干各題著說使推其正變無常

縱橫各出以禦場屋之敵又曰學者因是而得其
活法則求經之微亦無出於此不止決科之計然
其書究爲科舉而作非通經者所尙也

春秋透天關四卷

永樂大典
典木

舊本題晏兼善撰不著時代據其兼及合題是元
人也其書專爲場屋而作義殊膚淺如解元年春
王正月云若就春字正月上用工則春者天之所
爲聖人紀人道之始全以天道王道立說亦可云
云則一書之大指可知矣

內府藏本

不知何人所編首載杜預何休范甯胡安國四序次春秋綱領述各家議論次春秋提要如周十二王魯十二公以及會盟戰伐之數竝撮舉大凡次春秋列國圖說次春秋二十國年表次春秋諸國興廢說凡經文之下皆分注左氏公羊穀梁三傳而胡傳則別為標出閒加音注別無發明參考之處考元兪臯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始於三傳之後附錄胡傳吳澄序稱其兼列胡氏以從時尚而四

傳之稱亦即見於澄序中知胡傳躡躋三傳之列自元初已然此本驗其版式猶為元槧蓋當時鄉塾讀本也

麟經指南一卷

永樂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自序署曰退修菴題亦不詳何人也序稱幼習是經以舉進士為業投老山林兵火之餘先世遺書無復存者閒因餘暇條分大義立題命意凡可引用之語各附於後又閒引先儒破題蓋元末鄉塾之陋本也

春秋圖說

無卷數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列目百二十有二始十二公年譜終諸儒傳授中開列國世次輿地山川名號以及經傳所載名物典故悉有圖有說其年表皆鈔史記其名號歸一圖即馮繼先所撰而分為十九圖至歲星八音四凶十六相諸圖則又掇之五經圖中春秋列國圖說則摭自東坡指掌圖又列鄭樵考定諸國地名及敘國邑地同異說敘山水同異說大抵雜駁不倫未見精核卷首題曰春秋筆

削發微考楊甲六經圖中有春秋筆削發微圖以此本互勘一一相合蓋掇取甲書春秋一卷而攙以雜說偽立此名卷首有竹垞二字朱文印蓋朱彝尊所藏而經義考不著此名是必後覺其贗託棄之不錄而所棄之本又為吳氏所收耳

春秋提要四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饒秉鑑撰秉鑑字憲章號雲峯廣昌人正統甲子舉人官至廉州府知府朱彝尊經義考載秉鑑春秋會通十五卷提要一卷今按此書實四卷與

春秋會通另爲一書彝尊蓋未見其本故傳聞譌異其書以春秋書時書月難於記誦故錯綜而次序之分十二公爲十二篇先列經文於右而總論其義於後大旨以胡傳爲宗

左觶一卷

通行本

明邵寶撰寶字國賢號二泉無錫人成化甲辰進士官至南京禮部尙書諡文莊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是編乃其讀左傳所記雜論書法及注解然寥寥無多蓋隨意標識於傳文之上亦其簡

端錄之類也其中精確者數條顧炎武左傳補注已採之所遺者其糟粕矣

春秋經世一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魏校撰校有周禮沿革傳已著錄是編名春秋經世者蓋取莊子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語也所注惟隱公一卷其注多從左氏然如公矢魚于棠全錄臧僖伯諫詞惟移傳末非禮也且言遠地也二句於傳首此亦何需校鈔錄耶閒有自出新意者如謂紀子伯莒子盟于密當作紀侯子帛以子帛

爲紀侯之名又謂挾卒乃異姓之卿則又皆杜撰之談矣

春秋說志五卷

浙江吳玉堦家藏本

明呂柟撰柟有周易說翼已著錄柟所著他書率篤實近理惟此書務爲新說苛論凡所譏刺皆假他事以發之而所書之本事反置不論如以公及邾儀父盟于蔑祭伯來公及戎盟于唐鄭人伐衛衛人殺州吁皆爲平王之罪又如叔孫豹卒謂經不書餓死乃爲賢者諱謂鄒子來朝以其知禮錄

之大抵褒貶迂刻不近情理至謂書季孫意如之卒爲見天道之左則聖人併怨天矣其失不止於穿鑿也

春秋集要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鍾芳撰芳字仲實瓊山人正德戊辰進士官至戶部左侍郎是書以集要爲名故文殊簡略中間如謂春王正月爲建子謂桓公三年書有年非紀異謂襄公二十八年書衛侯衎非侯其改過謂昭公元年書敗狄大鹵非譏毀車崇卒與胡傅異者

不過數條餘大抵依回其說甚至如僖公十七年夏滅項胡傳誤以為季孫者亦因仍不變無所短長又多採董仲舒劉向劉歆災異之說穿鑿事應至以宣公八年之大旱為十五年稅畝之由事在七年之後而應在七年之前尤為乖謬其採用公穀月日之例既多附會而採用左傳尤無體例其最甚者莊公二十年陳殺公子御寇下忽注晉獻公患桓莊之族偪而士蔿譖去之十五字僖公二十二年宋公伐鄭下忽附錄被髮而祭於野夷俗

皆然十字二十三年楚人伐陳下忽附錄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八字此類不可殫數其採用左氏義者襄公四年叔孫豹如晉下惟辨古自歌工歌二義僖公九年會於葵丘下責宰孔不當阻晉侯成公五年梁山崩下責伯宗之攘善亦皆與經義渺不相關陳烈序乃稱其擴前人之所未發過矣

春秋私考三十六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季本撰本有易學四同已著錄本不信三傳故釋經處謬戾不可勝舉如言惠公仲子非桓公之

母盜殺鄭三卿乃晉人使刺客殺之晉文公歸國
非秦伯所納諸如此類皆無稽之談夫孫復諸人
之棄傳特不從其褒貶義例而已程端學諸人之
疑傳不過以所記為不實而已未有於二千餘年
之後杜撰事蹟以改易舊文者蓋講學家之恣橫
至明代而極矣

春秋世學三十二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豐坊撰坊有古易世學已著錄是書自稱即其
先世宋御史中丞稷之案斷而為之釋義故曰世

學然案斷之名宋人書目及宋史藝文志皆不著
錄向來說春秋者亦所未聞其偽蓋無足辨也

左氏春秋鐫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陸粲撰粲有左傳附注已著錄是編乃其由工
科給事中坐劾張璉桂萼謫都勻驛丞時途中所
作皆糾正左氏議論之失亦柳宗元非國語之類
然於左氏釋經之謬闢之可也至記事記言但各
從其實事乖言謬咎在古人與紀載者無與也亦
謂之鐫左則非其罪矣甚哉其固也

春秋讀意一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唐樞撰樞有易修墨守已著錄其論春秋以為不當以褒貶看聖人祇備錄是非使人自見蓋以救宋儒穿鑿之失然謂春秋字字褒貶固為偏論謂春秋竟無褒貶則數十特筆亦灼然不可誣也讀者知其矯枉之意可矣

春秋錄疑十六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趙恒撰恒字志貞晉江人嘉靖戊戌進士官至姚安府知府是書本胡氏傳而敷衍其意專為科

舉而設故經文可為試題者每條各於講義之末總括二語如制藝之破題其合題亦附於後標所以互勘對舉之意

春秋國華十七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嚴訥撰訥字敏卿常熟人嘉靖辛丑進士官至武英殿大學士諡文靖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以春秋所書周及列國之事分隸其國而仍以魯十二公之年編之雜採三傳附於經下亦閒及國語史記諸書其甥陳瓚序稱訥請沐三月而成是書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

經部 春秋類存目一

十三

則潦草編排取盈卷帙空但鈔錄舊文無所發明
考證矣

春秋四傳私考十三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徐浦撰浦字伯源浦城人官監察御史是書舉
左氏公穀胡傳之異同衷以己意於胡傳之深刻
者多所駁正持論頗平允然每就事論事不相貫
串如宋公和卒謂不書薨以示哀不知外諸侯經
皆書卒也又凡浦無所論斷之條皆不存經之原
文似乎刪節聖經亦非體制

左傳注解辨誤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傅遜撰遜有左傳屬事已著錄是編皆駁正杜
預之解閒有考證而以意推求者多視後來顧炎
武惠棟所訂未堪方駕前有古字奇字音釋一卷
乃左傳屬事之附錄裝緝者誤置此書中頗淺陋
無可取後附古器圖一卷則其孫熙之所彙編亦
勦襲楊甲六經圖無所考訂也

左氏討一卷左氏論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馮時可撰時可有左氏釋已著錄是書前有自

序稱先為左氏討繼為左氏釋後為左氏論其釋則訓詁為多討與論則皆評其事之是非不知分為二書以何別其體例也然所討論皆以意為之往往失於迂曲如謂陽虎之攻季氏為必受命魯君是真信其張公室也豈春秋書盜為曲筆乎故今惟錄左氏釋而二書則附存其目焉

春秋翼附二十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黃正憲撰正憲有易象管窺已著錄是書大旨以胡安國傳未免過於刻覈因博採舊聞自唐孔

穎達以下悉為折衷於明世諸家則多取山陰季本私考金壇王樵輯傳二書今觀其所論如謂尹氏卒為吉甫之後非即詩家父所刺者仲孫蔑會齊高固於無婁地非牟婁亦閒有考證然核其大體則未能悉精確也

春秋諸傳辨疑四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朱睦㮮撰睦㮮有易學識遺已著錄是編凡一百八十八條明史藝文志著錄卷數與此本相合然與睦㮮所撰五經稽疑中說春秋者文竝相同

據陸樗五經稽疑自序蓋此書先成別本行世後乃編入五經稽疑中今五經稽疑已別著錄則此本無庸複載故附存其原名備考核焉

春秋以俟錄一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瞿九思撰九思字睿夫黃梅人萬歷癸酉舉人為知縣張維翰所誣構謫戍塞下張居正援之得釋後薦授翰林待詔不赴詔有司歲廩給之終其身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是書多穿鑿附會之談如十二公配十二月二百四十年配二十四氣之類

皆迂謬不經與洪化昭周易獨坐談皆明儒之行怪者也

春秋疑問十二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經疑問已著錄是書不盡從胡傳亦頗能掃諸家穿鑿之說正歷來刻深嚴酷之論視所注諸經較多可取而亦不免於以意推求自生義例如列國之事承告則書左氏實為定說舜牧於宿男卒不書名既云告不以名矣乃於鄭伯克段則曰此鄭事也魯春秋何以書見鄭

莊處母子兄弟之間忍心害理凡友邦必不可輕與之此一語專為後日渝平歸訪助鄭伐宋起非謂此事極大漫書於魯之春秋也是不考策書之例但牽引經文橫生枝節至於解紀季姜歸京師謂自季姜歸後周聘不復加於魯乃知以前三聘特在謀婚此無論別無確據即以年月計之三聘之首是為凡伯其事在隱公九年距祭伯之逆十四年矣有天子求婚惟恐弗得謀於十四年之前者乎此併經文亦不能牽合矣說經不應如是也

春秋匡解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鄒德溥撰德溥有易會已著錄是書專擬春秋合題每題擬一破題下引胡傳作注又講究作文之法蓋鄉塾揣摩科舉之本德溥陋必不至是疑或坊刻偽託耶

春秋直解十五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錄是編前有讀春秋五十餘條其言曰今讀春秋勿主諸傳先入一字但平心觀理聖人之情恍然自見蓋即孫復等

廢傳之學而又加甚焉末二卷題曰非左凡三百三十餘條皆摘傳文之紕繆其中如費伯城郎駁左氏非公命不書之誤其說甚辨公為天王請糴於四國不書者諱之也其說亦有理凡此之類不可謂非左氏諍臣至於曲筆深文務求瑕釁如論賓媚人稱五霸一條不信杜預豕韋昆吾之說必以宋襄楚莊足其數而謂五霸之名非其時所應有如此之類則不免好為議論矣

讀左漫筆一卷

編脩程晉芳家藏本

明陳懿典撰懿典字孟常秀水人萬歷壬辰進士官至中允乞假歸崇禎初起為少詹事不赴此書蓋其讀左傳時隨筆漫記凡二十七條嘉禾徵獻錄載懿典有讀左史二卷此即其讀左一卷也大抵如時文評語如開卷石碣殺州吁一條云石碣誘州吁離窟穴而執之大是高識又如孟僖子知孔子一條云孟僖子能知夫子且能稱其上世而知後有達者可謂具隻眼人此類亦何須贅論也

春秋闡義十二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次三行直金書總目卷三十

經部 春秋類存目一

明曹學佺撰學佺有易經通論已著錄是書朱彝尊經義考注曰未見蓋不甚傳大抵摭舊文無所闡發

麟經統一篇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張杞撰杞字成夫湖州人萬歷丁酉舉人官福清縣教諭其書不載經文惟以經文之可作試題者截其中二三字為目各以一破題括其意即注胡傳於下後列合題數條亦各擬一破題并詮注作文之要其體又在講章下矣

春秋麟寶六十三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余敷中撰敷中不知何許人是書成於萬歷乙卯全錄左國公穀之文於經文之下左國則錄其全公穀則除其複國語事有在春秋前者別為首卷於前無所訓釋亦無所論斷前有萬歷乙卯自序言夫子獲百二十國寶書作春秋而絕筆於獲麟故曰麟寶其命名取義殆於札闕鴻休矣

春秋續義發微十二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鄭良弼撰良弼字子宗號肖巖淳安人萬歷中

舉人此編取胡安國傳所未及者拾遺補闕續明其義一步一趨皆由安國之義而推之故其得失亦與安國相等朱彝尊經義考載良弼有春秋或問十四卷存疑一卷竝續義三卷俱云未見今此本分十二卷與所記卷數不符殆彝尊以傳聞誤載歟

春秋心印十四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鄭錄撰錄上海人萬歷中由貢生官青田縣訓導是編取林堯叟春秋句解中所為提要而推廣

其門目依類摘取經傳疏列其下雜引諸儒之說而附以己意前列春秋總論十二篇語多凡陋率以私意窺測聖人其體例尤為複沓如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列於錫命類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尙來歸賑列周歸賑類而五始類中皆載之桓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既列盟類又入會類僖九年九月戊辰盟于葵丘亦列盟類又入殊盟類舛互殆不勝舉其凡例末一條云書成之時夢齊桓公晉文公各持一單單開七事相

揖贈予若謝而辭之意覺而思之各開單七事者
二七十四也卷完十四其義已盡以示不必再錄
又隆慶初輯通史聚精八十卷亦夢文公朱先生
慰余曰余綱目甚覺煩冗子能為我刪葺深愜我
意故茲致謝語殊怪妄是又吳與弼日錄之故智
矣

春秋左翼四十三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王震撰震字子省烏程人其書繫傳於經文之
下凡先經起義後經終事者悉撮為一左傳中稱

號不一者皆改從經文稱名有經無傳者采他書
補之前後編次亦間有改易案朱彝尊經義考有
王氏春秋左翼不著撰人名氏亦不載卷數而所
錄焦竑之序與此本卷首序合當即此書也

春秋衡庫三十卷

浙江吳玉璠家藏本

明馮夢龍撰夢龍字猶龍吳縣人崇禎中由貢生
官壽甯縣知縣其書為科舉而作故惟以胡傳為
主雜引諸說發明之所列春秋前事後事欲於經
所未書傳所未盡者原其始末亦殊沓雜

別本春秋大全三十卷

內府藏本

明馮夢龍撰是書雖以春秋大全為名而非永樂中官修之原本其體例惟胡安國傳全錄亦閒附左傳事蹟以備時文摺摭之用諸家之說則僅略存數條其凡例有云大全中諸儒議論儘有勝胡氏者然業已宗胡自難竝收以亂耳目是不亦明知其謬而為之歟

春秋四傳通辭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陳士芳撰士芳字清佩海甯人是書采輯左氏

公羊穀梁胡氏四傳削其繁冗其左氏傳之不附經文者咸刪汰無遺亦閒附已意於其下因董仲舒有春秋無通辭隨變而移之語遂題曰通辭以明義例之有定然名曰四傳實則依附胡氏無所異同名曰考校經文去取二傳實則合胡氏者畱不合胡氏者去未嘗以經正傳也

春秋左傳典略十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陳許廷撰許廷字靈茂海鹽人萬歷中諸生以薦授兵部司務其書每一公為一卷皆摘取左氏

中單文隻字之可資考核者證以他書繁稱博引以詭麗為宗不專主於疏通經義然就其所論亦往往失之穿鑿如衛懿公好鶴則取浮邱公之言秦人歸帑則指為漢興之讖多未免於蕪雜也

春秋揆一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黃道周撰道周有易象正已著錄是書以天人
之故若表之於晷景春秋以天治人故以揆名書
通為一篇其說謂揆者晷也表晷也日南則其晷
陰日北則其晷陽揆之則於其景也宣公之三年

景中也僖公之十七年而景乃南襄公之十年而
景乃北景南者極近景北者極遠又謂春秋之紀
二百四十有二其三之八十有一兩之一百二十
自文王受命之年以至仲尼之沒參之而得七兩
之而得五文王以四千三百二十年為春秋仲尼
以三千六百年為春秋五文王之春秋有五文王
者出六仲尼之春秋有六仲尼者出十一大聖人
者以行其二統而天地為再開闢云云蓋以皇極
經世之學說春秋自三傳以來未之前聞即邵子

亦未發此義也道周禮記諸傳雖不必盡當於本旨而借經抒論於人事猶有所裨此則真無用之數學不能以道周之故曲為之說矣

春秋實錄十二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鄧來鸞撰來鸞字繡青定黃人天啟壬戌進士官至武昌府知府是編專為科舉而作故其凡例曰春秋從胡凡左與胡觥者必削定是非也又曰春秋左傳惟有關經題者載之從簡便也其書可不必問矣

春秋纂

無卷數 山西巡撫採進本

明朱之俊撰之俊有周易纂已著錄是書大抵隨文生義罕所根據如成風請救須句乃婦人左袒母家之常態遽以繼絕美之如斯之類所見頗淺又如芮伯萬母事引隋獨孤后以責其妬與經義了不相關至於災異必推事應尤多穿鑿

麟旨定

無卷數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陳于鼎撰于鼎字爾新定興人是書成於崇禎庚午以麟字代春秋字命名已陋又但標擬題各

以一破題爲式而略爲詮釋於下卽在舉業之中亦爲下乘矣

春秋三書三十二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張溥撰溥有詩經注疏大全合纂已著錄是書第一編曰列國論凡二十四卷第二編曰四傳斷凡七卷第三編曰書法解凡一卷同時徐汧張采爲之序采又有例言稱列國論中尙闕雜國一題四傳斷中僖公闕十餘年文公全闕襄公以下亦全闕采閒爲補之書法解爲目多端僅成一則溥

與采倡立復社聲氣交通蔓延天下爲明季部黨之魁其學問則多由涉獵未足專門其所撰述惟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蒐羅放佚採摭繁富頗於藝苑有功然在當時止與梅鼎祚文紀諸書齊驅竝駕較之楊慎朱謀埠考證已爲少遜矣至於經學原非所擅長此書爲未成之本亦別無奧義采等以交游之故爲掇拾補綴而刊之實不足以爲溥重也

春秋說三十卷附錄三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次馬車書總目卷三下

經部 春秋類存目一

三五

金定四庫全書目錄卷三十一
明王寢大撰寢大字幼章合肥人崇禎丁丑進士
是書雜採諸說斷以己意而本於卓爾康辨義者
爲多其首爲諸家考敘古來春秋家及所著書次
爲經傳大旨輯諸家議論之與己合者次紀傳輯
周及列國事蹟分析經文各以類從而附以時義
地義論次爲春秋總義次比事四十二則自跋附
焉總爲三卷弁於首次乃詮釋經文分十二公爲
三十卷朱彝尊經義考不載蓋此本爲寢大孫雲
龍所錄未及刊版故也寢大以春秋本魯史原文

孔子修之蓋筆削史文以見義非變史文以起義
自說經者不舉大義而求之名字爵號日月及會
之類以爲義例蓋昉於公穀盛於胡氏詮說愈繁
而經學愈亂故著是書以破諸家之言書法者然
春秋固本魯史其間亦有聖人特筆如天王狩于
河陽左傳具述改修之義坊記所引魯春秋公羊
傳所引不修春秋及甯殖所稱載在諸侯之策者
揆之聖經有同有異欲駁一字褒貶之說而謂聖
經僅魯史之節文未免矯枉而過直其說經亦多

臆斷如解尹氏卒云公穀謂譏世卿鑿矣樂邵韓
范世專晉七穆世專鄭曷爲不譏而特譏王朝大
夫乎夫外大夫卒例不見經春秋何由譏之耶解
肆大眚云文姜罪惡通天歿後必有陰禍莊公肆
眚爲之求福免罪耳不知春秋時浮屠之教未入
中土何得有罪福之說解鄭棄其師云此高克怨
辭夫克一逋臣豈能以其事徧赴列國杜預所謂
克狀其事以告魯者本無確證何得遽斷爲據克
之言又比事中解城築一條云邑書城臺館圖書

築城土功也故須築南門雉門書作木功也故須
作夫南門雉門豈竟不須土功且兩觀何以亦書
作也凡此皆隨意生文不爲典要至其紀傳敘事
竝始於隱元年訖於哀十四年其中止云某事書
於經某事不書又自齊晉以下皆以魯公年數紀
年卽周本紀亦然是屈天王之正朔就侯國之紀
年經解史裁蓋兩無所當矣其諸家考中升胡傳
於西漢諸儒之前已爲無識卷後又自識云呂大
圭灌甫趙企明姜廷善未詳案灌甫明宗室朱睦

樺字已見考中而遽忘之呂大圭字圭叔南宋末人所著有春秋或問及五論企明宋趙鵬飛字所著有春秋經筵善明姜寶字所著有春秋事義考而寢大俱曰未詳是卽此數家尙未窺全帙甚至引杜預集解亦稱之爲杜疏尤爲無據蓋所見未博故議論多而考證少也

春秋義三十卷

江蘇周厚培家藏本

明顧懋樊撰懋樊有桂林點易丹已著錄是書朱彝尊經義考云未見前有懋樊自序稱以胡傳爲

宗參之左氏公穀三家佐以諸儒之說今觀其書直敷衍胡傳爲舉業計耳未嘗訂正以三傳亦未訂正以諸儒之說也

鍾評左傳三十卷

內府藏本

是編爲毛晉汲古閣所刻惟錄杜預左傳集解較坊本兼刻林堯叟注者特爲近古然綴以鍾惺評點改其名爲鍾評左傳殊爲蛇足惺撰詩歸別開蹊徑尙能成一家之言至於詁經則非其所長也

春秋左傳評注測義七十卷

浙江吳玉
墀家藏本

明凌稚隆撰稚隆字以棟烏程人是書詮釋左傳以杜預注爲宗而博採諸說增益之其於左氏之不合者亦閒有辨正又取世次姓氏地名諡號封爵標於卷首以便檢閱然皆冗碎不足觀朱彝尊經義考作七十卷浙江通志作三十卷此本與彝尊所記合知通志爲傳寫誤矣

麟傳統宗十三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夏元彬撰元彬本名彪字仲弢德清人其書

訂成編漫無體例隱公之前冠以國語十數條以志周東遷始末蓋仿馮夢龍春秋衡庫爲之而疎略尤甚經文之下或錄左氏或取公穀國語隸之或標傳名或不標傳名其附錄者或有附字或無附字端緒茫然粹難究詰又如費伯之注誤在盟唐之下楚殺公子側傳上忽注云出宋楚平傳衛州吁弑君下祇載詩綠衣一章竝無他注壬午大閱全錄周官中春敎振旅以下四則亦不置一詞如是者指不勝屈文震孟序乃稱其得於經術者

深亦可異矣

春秋因是三十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明梅之煥撰之煥字惠連麻城人是編專為春秋制義比題傳題而作每題必載一破題而詳列作文之法蓋舊制以春秋一經可命題者不過七百餘條慮其易於弋獲因而剗為合題及合題之說紛紜淆亂試官舉子均無定見於是此類講章出焉夫信傳不信經先儒以為詬厲猶為三傳言之也至於棄置經文而惟於胡傳之中推求語氣以

行文經已荒矣其弊也又於胡傳之中摘其一字兩字牽合搭配以聯絡成篇則併傳亦荒矣此類講章皆經學之蝨賊本不足錄特一以見場屋舊制所謂比題傳題者其陋如此竝非別有精微一以見明季時文之弊名為發揮經義實則割裂傳文於聖人筆削之旨南轅北轍均可以為炯鑑故附存其目為學春秋者戒焉

春秋三傳衷考十二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明施天遇撰天遇字昌辰武康人是編雖以三傳

為名實以胡傳為去取凡胡傳所駁槩從刊削故所存僅三傳之事蹟又雜引詩書禮記及國語之文以足之特取備時文之摭摭而已

春秋左傳地名錄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劉城撰城字伯宗貴池人是編前列國名後列地名各以十二公時代為序地名之下各有注少僅一二字多亦不過六七字蓋隨手集錄姑備記誦無所考正視後來高士奇江永二家之書不及遠矣

春秋五傳平文四十一卷

內府藏本

明張岐然編岐然字秀初錢塘人其書採左傳公羊傳穀梁傳胡安國傳而益以國語國語亦稱春秋外傳故謂之五傳曰平文者明五傳兼取無所偏重之義也其自序曰嘗與虞子仲暉泛覽春秋七十二家之旨蓋鮮有不亂者及觀近時經生家之說殆不可復謂之春秋究其弊率起於不平心以參諸家而過尊胡氏久之惟知有胡氏傳更不知有他氏又久之惟從胡傳中牽合穿鑿併不知

有經此所謂亂之極也云云考胡安國當高宗之時以春秋進講皆淮南渡時勢以立言所謂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爲言之者也元明兩代時異勢殊乃以其源出程子遂用以取士已非安國作傳之初意元制兼用三傳明制兼用張洽傳蓋亦陰知胡安國之多僻而補救其偏永樂中修春秋大全襲用汪克寬纂疏乃專尊胡傳又非延祐洪武立法之初意然胡廣等之大全雖偏主一家傷於固陋猶依經立義也其後剽竊相仍棄經誦傳僅

摘經文二三字以標識某公某年追其末流傳亦不誦惟約略傳意標一破題轉相授受而已蓋又併非修大全之初意矣岐然指陳流弊可謂深切著明故其書皆參取四傳以救胡傳之失雖去取未必盡當要其鍼砭俗學破除錮習於春秋不爲無功惟五傳皆具有成編人所習誦不待此刻而傳故取其衛經之意而不復錄其書焉

春秋年考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後有自跋稱初成於天啟甲子重

訂於崇禎辛未自署曰天崎人有三小印一曰三
峩一曰仲先一曰且止菴居不知為何許人也其
書仿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之例以年為經以國為
緯各書大事於年下然體例頗為叢雜如周為第
一格平王四十九年稱宰咺來貺仲子此內魯之
詞當繫之魯不當繫之周也至五十九年稱武氏
子來魯求賻則稱來似內魯稱魯又似外魯更無
體例矣又瓦屋之盟列之於晉則排纂有譌晉獲
秦謀增晉伐秦字則事實或誤均不足以為據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

番禺徐 曜初校
順德馮佐 勛覆校

禮記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一

禮記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一

十七